

天已經要暗了。

傍晚的光線是過度的黃，像照片褪色般的夕色。

廟裡的明慶，丈夫還在不停合十地拜著。「夠了。」我說，聲音小到像在自言自語。

他走出廟門來到機車旁時，我早已戴好安全帽。

「妳是不是希望我媽早點死。」他額頭上不停地出汗。

夏日傍晚一點風也沒有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氣，慢慢吐出，沒有任何句子，抿起嘴，將安全帽遞出。他夾在腋下跨上機車。

剛發動，就聽到後方傳來電動輪椅移動的聲音，還沒轉頭，聞到濃濃的酒氣就知道是添丁伯。太熟悉這些味道，明慶常常入睡時也是這個氣息。

「慶仔，你媽有沒有好一點？」添丁伯的聲音從左後傳來。

添丁伯在一個月前小中風，醫師那些醫囑他一點都不打算採納，右半身癱瘓不能騎車，坐騎改為電動輪椅，沒改的是 58 度的高粱，與不間斷的長壽香菸，他說要戒這些不如去死，他曾說：「反正我兒子那麼不肖，也不期待有孫子來『捧斗』啦，我喝到哪天死在吉元公前也是命。」

「有啦，託吉元公的福。」明慶說。打火機的聲音，兩個男人靠近，酒氣與菸味混合，一瞬間讓我有回到廟裡的衝動，雖然討厭檀香線香的煙。

「對啦，你今年當爐主吼，祂會保庇。」添丁伯說完再補上一句，你們兩個認真一點，明年讓她抱孫，沖個喜人就好起來了。

明慶說「好」，然後補上幾個笑聲，掩蓋住了我婆婆的事，掩蓋住了那些……

我不知道他那笑聲掩蓋哪個多一些。

「我要回去煮飯了。」我轉頭，給出一個沒有情緒的笑。添丁伯揮了揮手，赤腳搖搖晃晃地走進廟裡。離開前聽到火爐打開的響，不用看也知道他又點了十二支——即使已經講了再多次只有天公爐要三炷，其他各一炷，共六炷香就好。勸了再勸，總是那張醺紅的笑臉站在神桌前，不停地點頭說好，手上的香與身體跟著搖晃搖晃，彷彿起乩前的肉身。每一次好，都有下一次。

喝得爛醉那天，他直直地比著我說：「每爐都嘛插三炷，春枝，妳婆婆也這樣啊，我對神明是有比她差？」我氣不過想繼續講，明慶手放在嘴前，要我閉嘴。

「好像做錯事的是我？」那天回家的路，我在他背上說：「你們這裡每個人都這樣。」

我想起婚後第一次來吉元公這裡參拜，他說著這裡以前是甘蔗集貨的埕，祖父那輩在這裡蓋了廟，據說祂以前是一位姓吉元的日本軍官，在某年風颱時，為了救人而不幸罹難。

「那怎麼變成神的？」

「祂是被玉皇大帝冊封的。」添丁伯走進來，後面講的那些，諸如祖父那輩的許多人，都被吉元公托夢，站在玉帝旁邊要求建廟祭祀等傳聞，我都覺得是鄉野奇談，聽了跟檀香一起散逸，但我記得這個老人邊打著嗝，邊搖著腦袋說：「當春枝的媳婦，妳真好命。」

我只記得這個。

我不想記得這些。例如婚後第一天十二點，還有著睏意，只是被夏日氣息汗醒。走出房門的左手邊是廚房，菜與生魚擺在流理台？，往右走的客廳，春枝，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抬頭和我對視。

「菜都幫妳洗好了。」春枝笑著說，低頭，繼續看電視，眼神裡不再有我。用著只能稀微聽見卻尖銳的聲音吐出口：「妳真好命。」我感覺比夏日陽光還更刺的熱。

那一瞬間，明明才剛過門，我卻有了後悔的想法。

我想起第一次見到春枝的那天。

那是他們家正在種下向日葵種子的日子。

那是我們交往三年的紀念日。

「下午沒辦法陪妳，我媽說就是得那天種。」他說。

「那就我去找你吧。」我回。

夏日的午後三點，戴著袖套，騎著車到明慶家的田，他跟我說的位置，那裡麼也沒有，全部都是田。

到的時候，他們正種到田的一半，蹲踞著，在高起的田畦落下種子。

走下，在田頭默默地站著，明慶看過來，我朝他揮手。

他看起來停下了手邊的動作，準備走來，春枝也站起，應是朝他說話，只是太遠聽不見。只是明慶停止了動作，又回去繼續跟母親種下種子。直到他們種完一排，又回頭種下下一排，回到田頭他才過來。我已流得滿臉是汗……

「很熱吧。」他伸手，撥掉我額頭的汗，但水仍不停地出著。

「妳姓什麼？」春枝問。

「阿姨好，我姓張，弓長張。」我說。

「張小姐，妳蠻有耐心的。我們做農的就是這樣，都得做一個階段才能停。」她邊喝著水說。

「我知道，你們辛苦了。」

「那我們就繼續了，今天得種完才行。」她回，指著明慶叫他開始下一排。

「抱歉，我晚上再找妳吃飯。」說完話，明慶就照著指示走了。

「這查某還可以。」有點距離，但我依稀聽見她對他說。

那時我覺得春枝是個偉大的女性，明慶看起來已經滿臉汗水，說話的聲音有點疲累，她的聲音卻充滿力道，甚至有些強勢，彷彿完全不受這些勞動所影響。

曾經，那是我理想中的樣子。

那在婚後一個月幾乎破滅了。

婚前，我辭去了工作，幾乎可以說是被辭去，他說母親希望我婚後好好打理這個家，生子，育兒，考慮了很久，最後還是照著他們的意思。

「你不是早就知道我一點都不想生？」我疑惑，到底他跟母親說了多少，還是根本什麼都沒有說。

直到婚後一個月我才知道：她一直到那時才知道。

婚後的一切原本都像那個新婚後的早晨：儘管被她說的臉上發燙，也就停止在這。婚後我已比任何人都早起，打理好早點，在他們出門後也跟著出門，騎著車到村裡的市場買菜，返家，看一會電視，多半是那些夜晚黃金時段的綜藝節目重播，緊接著開始打理午飯。午後，他們在屋旁的鐵皮底下處理花材，我午睡起來後去把埕中晾乾的衣服收起，在屋裡摺好，再看一會電視，就開始準備晚餐。

那時，她從未說過什麼，甚至還會誇我做的菜好吃，調味得恰到好處，甚至還會去中藥行抓帖，晚上燉補，她總是說：「妳這麼瘦，多吃點，營養都被明慶吃走了。」

一個月後，還真的都只剩下他的部分了。

那晚，她燉補了一份藥膳鴨心，叫的卻不再是我。跟著明慶一起來到廚房，卻只聽見她說：「你多吃點，明天還要工作，真被你賺到了，這些鴨心還可以燉好幾天呢。」

她對我是一句話也沒講。就像眼裡根本沒有一般。

明慶要我吃點，說他吃不完，春枝只是笑笑，說：「她沒什麼在動，會胖，胖女人還有誰要呢？」我怎麼敢吃？睡前才知道他跟母親說了不想生育這事。

菜錢，還得跟她拿，我這時才想起。

突然很後悔辭掉工作了。

那之後，春枝是另一個人了。

打理完早點後，我們倆夫妻得將向日葵載到農會集運。原本，這是她會做的事，明慶沒有駕照，她也不打算要他去考，現在，車得由我來開。

她吃完早餐後就下田了，我跟明慶將一箱箱紙箱搬上發財車，載到集運處再搬下。進到農會的辦公室寫好供應人資料，將複寫的另一份夾在紙箱上。再到辦公室外的白板，抄寫每個市場前日的行情。農會的產銷班每日會將全部市場的拍賣資料，從傳真機上印出，貼到白板上。她得抄寫下向日葵的最高價、上價、中價、下價以及交易量。臺北、臺中、彰化、臺南、高雄，總共五個市場。曾經因為農會少貼了高雄市場，只抄寫四個，她看到只冷冷地回：「小學生都做得到的事，妳也不會啊。」我只能默默地低下頭。

傍晚，我得打上一通通電話，按著數字鍵輸入市場代碼，輸入供應人代碼，將屬於這個家，拍賣結束後的價格一一記在紙上，晚上拿給她看。

我以為這樣的變化是還能接受的，只是後來，才知道這只是開始。

又之後的一個月，春枝開始要我下田。九點前，必須買完菜，跟著明慶做著她要求的工作。那時上一季的向日葵剛採收，田重新翻土，準備開始下一批。

我跟著他們一起落下種子，就像當時第一次見到春枝時一樣，只是這時我已是田中人。

丈夫，仍跟當時一樣，對於母親的指令，只有接收。

餐桌上，也開始變化。

曾經只煮了一盤炒豬肉、炒高麗菜跟豆腐味增湯，被她說：「這菜色，妳私房錢又增加了不少了喔。」那之後，我晚餐至少會煮一條魚、肉、菜跟湯。沒有辦法，之後到市場，什麼便宜我就買什麼，想到她當時的表情，咬著牙，超支一點我也接受。

「兩天都吃鱈魚，淑晴，我們家可吃不起這麼好的東西。」

她這麼說的那天，我終於認清，她針對的是什麼。

「要生就生吧。」我拉高音量，確定正在看電視的春枝瞥頭過來看了一眼，我又講了一次。

又試探了幾天，大概是跟明慶確認，我這幾天晚上，真的不只是說說而已，她就透過明慶傳話，要我不用下田了，在家好好休息。畢竟，她在乎的是晚上。

我想，那幾個月，也許那是在這個家最好的時光了——不會嫌棄菜色的婆婆、熟悉的藥膳燉補、晚上不會多喝幾杯的老公。

是什麼時候結束的呢？也許是三個月後，月事來時沾到的棉被，沒有辦法洗淨的一角？還是我獨自去醫院做完檢查，醫生說我沒有問題，在餐桌上告訴他們這件事的時候？

「妳意思是我兒子有問題嗎？」春枝的表情冷僵得像農會保存花用的大冰庫內拿出來的花莖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只是說也許明慶可以去檢查看看……」

明慶一句話也沒說，夾著魚肉的手停在空中，出力，魚肉碎斷啪的掉在桌上。

我知道結束了。

明慶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走精的。

從那之後，夜晚身旁的高粱味道愈來愈重，我不知道他多喝了多少，我只記得他半夜起來，吐在床上的那晚，我拍打著他叫他起來，我要把床單換下，他閉著眼倚在床頭櫃上，看不出來他是否意識到發生了什麼？或者以為自己在做夢吧。所以當我說：「你不要再喝這麼多了，你看這床要怎麼睡？」

「喝，再喝，反正我又生不出孩子，你找個客兄讓我媽抱孫好了。」他突然大聲說起來。

「林明慶你在講什麼？你是要講給你媽聽嗎？」

他頭垂下，一句話也沒再說了。

「妳怎麼眼睛這麼腫？」起床時他問，看著床下那些發著臭氣的床單與棉被，他看起來又像是還沒醒一般。

「沒事，我做惡夢了。」我說。如果是夢就好了。

我突然想起，在結婚前，與他一起在家旁邊散步，那是條碎石滿佈、只能容得下一臺車通過的鄉徑，右邊是連綿的紅磚牆，依稀可以從上緣見到牆後是養魚的塹。

「以前我小時候，經過這邊都有種冒險的感覺，因為太矮，牆好高，看不見後面，總覺得那邊總有什麼神秘的事情，也許有個人正被殺死，丟到魚塹裡面餵土虱，我媽說土虱都是吃屍體的。」

「你想像力也太豐富，現在還會這樣覺得喔？」

「我現在很高啦，站遠一點都看得到魚塹的樣子了，總感覺突然都不有趣了。」

「你長大啦小屁孩。」

我們兩個都一起笑了，像兩朵花綻放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快到紅牆盡頭，牆對側的一邊，田裡種滿了密集的向日葵，高度一百公分不到。

「這些向日葵跟你家的好不一樣，好矮。」

「這塊地是種稻的，這些是當綠肥用的向日葵，跟我家那個完全不同，我家的品種是金鑽。」他說，我家的是要拿去花店賣的，才沒這麼不漂亮。

「這些綠肥的向日葵種子一公斤才一百五，妳猜我家的金鑽一公斤多少？」

「一千？」

「我家的品種是金鑽，才不止呢？」他笑著比了一個四，他的表情有身為花農的驕傲。

「差別在哪？」

「這些綠肥的向日葵，例如有些開得太大，高度也不夠，品質非常不穩定，就好像，」他想了一下說，無法管教的孩子吧？

「例如你嗎小屁孩？」

那時的我們應該都笑了吧。不知道為何如今卻想到這件事，只覺得它們從被種下開始，等待著的只有無情的宿命，盛開的向日葵，等待著的不是追尋的光，而像是被厚厚雲層所遮擋，陰暗的夕色。

但此刻我卻突然很想回到那時，還沒走到紅磚牆邊，路的盡頭的我們。

也許他其實記得吧。後來，明慶真的少喝了些，特別是他想要的晚上，一滴酒也不沾，他抱著我的時候感覺比以前更用力了，彷彿要傾注什麼般，像一隻在颶風邊緣奔跑，瘋狂的獸。只是他改變的不只這些。

一個禮拜幾乎有一兩天，都會要我載他到吉元公廟旁，添丁伯家，去打上兩三個小時的牌。牌友幾乎都是附近的農友，但年紀都是添丁伯那輩的，就只有他一個年輕人。

明慶並不為意，也許是腦袋年輕，也許是他本身就很有天賦，去載他時幾乎總是說今天又贏了多少，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膨風，也聽不懂他說的「1000 底

每台 500」是什麼，但他幾乎總會將說贏多少錢的幾乎一半塞給我，說我媽菜錢給這麼少，給你貼補家用。
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贏錢了，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總要分給我，但我確實感覺到他是愛我的，只能用這樣子來說。我試著說服自己。

當一兩天變成三天以上時，我卻感覺又失去他了，明慶幾乎成為了添丁伯以外最固定的班底，那疊厚厚的鈔票與高粱的味道是那麼相似的臭。春枝雖然早睡，但出門前她總還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知道明慶去打牌後，她卻對此不以為意，她只問：「有沒有贏錢？」明慶說贏很多。她竟然滿意地笑了：「很好很好，賠死那個老番癲。」

我只能在載他去時，將機車停在吉元公廟旁，膝落跪墊，雙手合十，我希望祂能幫我，我好想逃，好想逃，可以的話，有明慶。

產生那個想法的那天，沒有點香，卻聞到味道，我相信這不是錯覺，而是神蹟，那個想法是對的……之後我不再想要說服他了，也許，神蹟也同時在他身上顯現，我相信是這樣，而現在的我，需要錢，我們需要。

而春枝又變回那個嚴酷的她。

那天，我跟她說要去做頭髮，下午能不能出去兩個小時。

「剪個頭髮是要多久？」

「媽，我想燙捲一下，現在蠻流行這樣的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妳是要燙給誰看，燙給誰看妳說啊？要去可以，髮廊中午也沒休息，兩點半前給我回來。」

沒辦法午睡。我說好。如同一直以來。

騎著機車在艷陽下前進，雖然只有五分鐘的車程，到村裡唯一的髮廊時卻感覺背部早已出汗，但想到即將剪短，這頭在日陽下悶熱的長髮，即將微微捲起的幅度也上揚了我的嘴角。

也許換個造型，他也會開心吧。

剪好頭髮是外頭已不見日光，轟隆的聲響預告著午後的異變。

然而異變的不只是天色——我的機車無論怎麼踩都發不起來。

牽著車到車行時，剛燙好的髮已感覺悶濕。

「小姐我們現在手邊在忙，妳這個要留著檢查。」車行的年輕師傅邊說邊指著店裡的電話，問我要不要請家裡的人來載？

明慶不會騎車，一想到春枝，我搖了搖頭，跟他說不用，我用走的就好。店裡的時針正好走到兩點半。

雨在走不到五分鐘落下。

村長家的廣播聲在後五分鐘後響起，迴盪在粗暴的雨中。

「張淑晴，請妳立刻回家，張淑晴，請妳立刻回家。」那是春枝的聲音。

我知道村長按捺不了那女人的蠻橫，我知道是我沒有遵守跟她的約定，但還是止不住雙眼，在臉上跟著雨一起滑落的熱，我感覺雨好刺痛，好刺痛。

走到家的時候不只是頭，早已沒有乾的一塊了。

春枝和明慶正在鐵皮下處理早上採收的向日葵，他一看到我立刻顧不得兩朝我跑來，我想抱他，但我感覺到另一雙視線——她看著我走進家中的埕，走進屋簷，走進門，隨著收音機的廣播歌聲哼起了聲。

將身子弄乾，我走到鐵皮下，開始今天的工作。

最初的處理是明慶，戴著麻布手套的他將採收回來的向日葵，留下花朵下方最上緣的幾片葉子，其餘全部剝掉，按照長度分成不同的群，再交給我穿鐵絲。

將鐵絲，從花朵斜下方刺入，沿著花莖螺旋纏繞向下，大約一個手掌寬再多一些的長度，最後再交給春枝十枝綁成一束。

「為什麼要穿鐵絲？」第一次工作時我問。

「採收切下來的花如果不穿，過不久就會垂落下來，而且綁成一束時可能會因為擠在一起而斷裂。」明慶當時這麼說。

曾經婚前跟著他傍晚在田裡行走，我問他向日葵是真的會跟著太陽轉嗎？

「會啊，妳現在看的跟早上不一樣。而且妳知道嗎？晚上的時候它們失去太陽，會變成向上喔。」

天空正來到餘暉時刻，田裡所見的花朝向夕色的方向，雖然我那時沒見過白天或晚上是什麼樣子，但我相信他講的是真的，殘霞的夕色映在眼底，我覺得很美，我是向日葵的話也會這樣追尋吧。

距離那時，也還不到三年而已。

曾經覺得強勢的那女人，是想像中的理想的太陽。

「可惜了妳還特地去燙，要不，妳明天再去一次呀。」她說。

我摸著還有著濕氣，不知道到底毀掉多少的捲髮，眼底只剩下眼前的鐵絲的冷冷觸感。

我想起明慶當時補充說的是：「而且，另一個重要的地方是，穿上鐵絲，也好看讓花店或插花的人調整花的方向或角度。」

被鐵絲固定的花，早已無法向著夕日前進了。

那天晚上載明慶到添丁伯家後，又再一次站在吉元公前。

我買了一大捆價錢最高的金紙，放著，跪著，我說，拜託祢幫幫我。

祂沒有回答，我也不再感應到什麼了。

我只能這樣繼續存著明慶給我的錢，買菜多攢下來的(不要管那女人說什麼)，存著，三年之後又好多三年，十五載的年華就這樣經過。去髮廊一次頭髮也沒有燙。供桌上的金紙捆燒了又燒，供桌上的花瓶裡向日葵春枝也不知道換了多少束，被鐵絲穿過的花，早已經麻木了。跪在吉元公前，一開始是求，後來只剩下拜而已。

向日葵田種了又割下，割下了又種。沒改變的事只有一件，從一開始隱沒在土中，加水加肥，萌芽向上，追覓陽光，然後在田畦上長得跟我差不多高時就要被割下了，成群的向日葵花田，有些甚至長得比我還高，還沒採收時就像一片綠壁，讓我偶爾會想起那片紅磚牆對面那片綠肥花田，有時會覺得真好，至少不會被固定，至少很快，就被翻土埋葬了。

不再年輕，但時代也在改變了。

村裡以前的中心，最繁華的是唯一一間 7-11 展開的小範圍，幾家餐館、兩間機車行、一家髮廊、文具店和中藥行，現在 7-11 又多了一間，出現了全聯、遍佈的手搖飲、通訊行、診所，最重要的是——添丁伯投資的義大利麵店。

那天載明慶去打牌時，添丁伯特地走了出來留住我，說餐廳下個月要營業了，要不要來幫忙？

「我平常都有聽慶仔說一些啦，春枝那麼『凍霜』，妳來我這比較好過啦。」

「但我去家裡的工作怎麼辦？」

「啊妳還沒嫁來前他們怎麼過的？不用操煩，我跟她那麼熟了，我去給妳講一下就妥當啦。」他張開嘴笑了出來，濃濃的酒氣讓我有點嘔感。

我當然知道你們很熟，每年吉元公生日，兩個人都在暗中打聽對方到底今年要出多少，都想當廟外牆壁上公布欄，香油錢最高的那張紅紙，即使高個一兩百也歡喜，每每在廟裡見面總是有得吵，從要插幾炷香到金紙要用哪一種，互不相讓，後來他們自己找到相處之道了：講好每年都出十萬整以及，春枝開廟門拜早上，添丁伯拜傍晚和負責關廟門。

「她同意我就去。」我說。

隔天一早就看到臉色不好的她坐在沙發上，她說：「今天先不工作了，妳要去當人家『咖小』了是嗎？」我些微的困意瞬間全無。我說沒有，我說要妳同意。

她沒說話，打開手機，隨著擴音通訊軟體的撥號聲響起。

「我們現在立刻去找他，看你們現在在搞哪一齣。」講完電話她說。

兩臺機車發動，吉元公廟前，難得除了生日辦桌，這兩個人一起出現在廟門前。

「我跟你說我不答應。」她指著他。

「我也不是誰都找啊，我前幾天來跟祂求，希望我的店萬事順利，那天晚上吉元公托夢給我，說就是要找妳媳婦，祂的話妳敢不信？」

「聽你在唬爛！」

「不信是不是，那博杯啊！」

「好啊她三個聖杯我就讓她去。」

「神明都指示了，而且妳媳婦也夢見祂來托夢了不是嗎？一個，就一個讓妳婆婆看。」

春枝轉向我，面色鐵青。

我沒說話，幾秒後，我點頭向下。

不知道空氣凝滯了多久，直到春枝說：「博就博吧。」

我看著祂的旨意一陰一陽般落地時，我感覺正在燒的香味道好濃，烈得我眼淚都要落下。

「幹。」我聽見默默走到機車旁，春枝的聲音。

添丁伯新開的店叫做「Bridge」，添丁伯說那也是吉元公托夢給他的，不然他才不會取這麼洋人的名字(春枝：假鬼假怪)，雖是義大利麵餐廳，但非常的「台」——基本上只是把中式炒麵的麵條換成義大利麵而已，裡面連高麗菜都加，而且只營業到晚上七點，接地氣嘛這裡誰那麼晚吃，添丁伯說，而且：「我們八點要開桌。」

才上不到幾天班，一早，春枝訂的冰箱就送來了。

「妳去吃那些阿兜仔的東西，我們可不吃，以後我們的東西冰這臺。」

菜錢不給我以外，還要我付冰箱的費用，那可是五門的。

又上了幾天班，明慶時不時要我幫他空班時帶飯回來，後來，連下班時也常要幫他帶。

下班時春枝的眼裡像燃著的火炬，我只想再添點柴。

不再下田，只剩早上開著發財車，跟著明慶一起把裝箱好的花送去農會集運，夏日的早晨陽光已艷，冷氣壞掉的發財車裡並不好受。「真好，妳現在都不用在大太陽底下工作了。」明慶說。

「不然你也一起來，添丁伯一定會用你的。」

「我媽怎麼可能會同意，住這個家，就得聽她的，好煩。」

我相信吉元公真的有在保佑，十五年，好像就在等這個時刻。

「不然我們搬出去住啊。你看最近不是一直再蓋新房子，我們可以搬去市區，那邊什麼都好方便。」

他似乎對我的話不知所措，愣在座位上好一會，才說，我們哪來的錢？

「存夠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存夠了，我買得起。」

他這次愣住更久了，久得連已經到農會，都沒反應，我搖了搖他他才下車，連寫了十幾年的貨單都寫錯。

「我媽怎麼可能會同意？」他連講了三次。

「我們去求吉元公，搞不好祂晚上就托夢了。」

他仍然一直一直地愣著。直到我跟他形容了新的家，會有新的電動麻將桌後，他彷彿眼睛又看見了光，追逐了起來。答應跟我一起去求了。

只是那天回到家，他面對春枝卻像做了什麼壞事的孩子，刻意在避著她。

我知道得出殺手鐮了，就像添丁伯一樣。

人算總不如天算。

添丁伯小中風的消息，迅速地在這個村裡，各個通訊軟體上的群組傳開。

感觸最深的，也許只有春枝了吧。

那天，明慶當然沒有牌局，只能坐在客廳跟著母親一起看電視，下班後洗完澡，春枝竟切好一盤水梨，要我們一塊吃。那是十幾年來，第一次。

那是從備孕以後，最和藹可親的婆婆了，一開口，便關心沒有添丁伯這樣，店裡有沒有影響。

「他是老闆，本來也就不需要做什麼事，雖然難過，但生意還是照樣做。」
反而，那天來店裡的客人還多了些，雖然大部分都是來打聽消息的。我說。

「大家都一起生活這麼多年，唉，他這個人也是可憐，他兒子義仔也是學做菜的，還喝過洋墨水的，不婚不生，跟他吵架一走就是十幾年，如果義仔還在，搞不好他就不會操煩到病倒了。」

春枝又是連連唉了幾聲，我突然很不習慣。

「今天晚上明義大哥有回來了，他也有來店裡。」

「我知道啊，不是站在店門口，看到招牌就哭了整臉。」她消息還真的靈通。

「肯定是心疼他爸啊，你們看，我之前就說，沒事不要去開什麼店。」講完，她突然語氣一沉：「所以說啊，我們人，不要逆天，特別是，更不要假借神明的名義說什麼話才好，祂可不是吃素的，會有報應。」

會有報應，她講得特別地慢，特別地重，臉卻還是笑著。

「媽，你什麼意思？」我回得太快。

「怎樣？心虛了是嗎？你們在搞什麼不要以為我不知道。」

「祂給我的聖杯妳沒看到嗎？」煞車煞不住，那就失速吧。我想。十五年了，在地底為了這口氣，忍了十五年了，好不容易有了底氣，好不容易牢牢著根破土，就要看到太陽了。

「有看到啊，我有說什麼嗎？我只是要說，張小姐，如果這個家的飯妳不想吃，我們家的金鑽妳看不上眼，妳可以走。」

「好啊我走，我們夫妻下個月就搬走。」等這句話到底等多久了。

她大概沒想到我會這樣說，連愣著的反應跟明慶一模一樣，我打從心底覺得可愛，可恨。

「我跟你爸把你養大，你對得起列祖列宗？」許久，她對著他開口，眼中是正午的刺。

「我……我兩邊都會住。」愣著的他顯得不知所措，卻，讓人惱火。

「你爸，你阿祖，你先祖，這十五年每年做忌，菜都我燒的，他們喜歡吃什麼我比你還要知道，我對這個家奉獻的還夠不夠多？」

他無語，代替他回答的是他媽：「三個聖杯，妳博的出來，讓你們走，我就看吉元公怎麼說。」

筊第三次落下時，連我也沒想到會是這個結果，我愣著了，愣得連她罵了什麼我都不記得，只記得她發狂似地抓著明慶上機車，他一直回頭看我的畫面。

多久了，多久了，整捆金紙每張要放入金爐時上都是濕潤的，火焰劇烈，烘得我全身發燙，特別是脖子，彷彿什麼東西被熔斷一般。

只是一切，卻是我從沒料到的，以為睜開眼見到的是日頭，卻是夕色。

後來那件事情發生後的一個月，我們每天傍晚都會來吉元公這裡，我不再入內，只有明慶進去，一跪，就是一個時辰。

傍晚的光線是過度的黃，像照片褪色般的夕色。

廟裡的明慶還在不停合十地拜著。「夠了。」我說，聲音小到像在自言自語。

他走出廟門來到機車旁時，我早已戴好安全帽。

「妳是不是希望我媽早點死。」他額頭上不停地出汗。

夏日傍晚一點風也沒有，熱得異常，發生事情的那天好像也是這樣的天氣。

一切都是春枝害的，我這麼相信。

博杯完的三天後，一早吉元公廟的群組就傳來了照片。

吉元公廟裡除了祂，外頭的天公爐，還有第三個香爐，拜的是吉元公的令旗。

照片上裡的令旗已經不見，後一張照片是金爐裡依稀還看得到的金邊布製殘骸，那是曾經祂的部隊軍旗，那象徵著祂的權力。

「誰這麼缺德。」第一個回應的是春枝。每天早上負責開廟門的人。

據她所說，令旗早上還好好的，至少她有拜到。

鬼才相信。

「大概是哪個想偷香油錢的吸毒仔吧。」每個人都這麼說。

沒有人知道博杯的事。

但祂可不是吃素的。

才過不到一週，那件事就發生了。

我還記得，為了一個月後搬走，那是我們看完第十間房子的隔天。

本來，已經要下幹旋了。

後來的新聞報導是這樣寫的：「恐怖小偷！屏東老婦遭潑鹽酸恐失明」

春枝一早開廟門遇到的，的的確確就是個想偷香油錢的吸毒仔。半邊毀容，幾乎失明，經過了兩週才出院。

她得用輪椅才能移動，起居都由明慶負責。

需要的，已經不可能是要搬去新家的兒子了。那是不可能的了。

我總覺得我的眼也失去了什麼，每天看著的畫面，可悲的老婦人與她孝順的兒子，彷彿就像在車裡看著車窗外的風景，而始終都像刷不乾淨的車雨刷畫面。

明慶又開始每天喝得爛醉。

第二個月，每天的傍晚又是吉元公廟，那天，廟裡的金紙沒了，要我去買。

習慣性地又買了最高價的，提著成捆的金紙踏入吉元公廟，端嚴的神像，我卻感覺祂好像在笑，此時又彷彿聞到了那股濃烈的線香味。

我將明慶推開，跪在祂前，頭牢牢地抵在跪墊。

「為什麼、為什麼？我跟林春枝一樣，也都每天會來拜祢，我的金紙什麼時候少買過，我的誠心什麼時候少過，為什麼、為什麼祢這麼偏心？」

這次是明慶把我推開了，跌在地上的瞬間，我突然想不起來了，在那條小徑上，他笑的是什麼樣子了。

第三個月，我辭去了餐廳的工作，那對我已經沒有意義。

只是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對她卻不再那麼恨。大概是，也已經沒有意義。

也或許是，那天傍晚，明慶推她到埕裡曬太陽，秋日的光已經不再那麼毒辣。日頭被雲層輕覆，餘暉落在眼前，是橘紅的美麗顏色，即使不再那麼感覺得到色澤的雙眼，都能感覺得到的美。

我心中想起的卻是一個小時前，他將明慶叫住，要他到她的冰箱，冷凍庫的側邊，拿出保存在裡面的鑰匙，再到她房裡，將衣櫃裡的保險箱拿出來打開。

她要明慶到她旁邊坐下。

打開保險箱，裡頭是三本存摺及印章。

「我的錢，全部都在這裡面，現在我要全部交給你。」她的語氣讓我想到了以前，那些嚴厲的時光，依舊是彷彿沒有任何情感。

明慶突然跟沙發對面的我對看，表情又是那個愣住，帶卻更帶了些困窘。

她不知道我坐在這裡嗎？但，她彷彿當我不存在，又或，更像是知道的一般。我不知道。

她繼續說：「以前，什麼事都寵慣你，讓你變成了沒什麼肩膀的人，你只會打牌，給你多少花多少，或者，大概都給淑晴了吧。」她突然笑出聲：「只能扛著你，把你撐上去，不要讓你像坨爛泥。」但從今以後，你要好自為之。她說完這些，明慶說什麼，她都不再開口。最後只說，要他推她去埕裡，讓陽光照一下。

明慶照做，我跟著後頭，遠遠地，看著他們。

春枝那僅存的視力還看得到嗎？我很想知道，但我看見她的頭也微微上仰了，彷彿一朵向日葵。她的輪椅支撐著她，金屬在陽光下些許反光，我突然想起了幾個月前工作的日子，將鐵絲，刺入，隱沒入花朵，沿著花莖旋轉而下，將它牢牢固定，從此，它只能任由人調整及擺放，不再能夠追尋日光。

人都是這個樣子的。

但其中一朵，即使已經即將枯萎，即使眼前已幾近無光，卻仍不停、不停地向著心中殘存的夕色仰起，有那麼一瞬間，從其他的花看去，它彷彿就像，成為了一顆太陽。